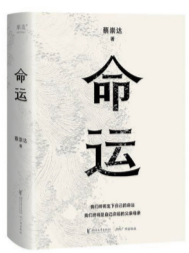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好好活

——读蔡崇达的《命运》
□吴华英子



几年前读《皮囊》，并不知蔡崇达是谁，一口气读完，从此记住了他。我对书籍不算挑剔，但也不是每本都能读到最后，《皮囊》是我那段时间翻了又翻且能随身携带着的，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人或景在文字里遥相呼应。首篇写阿太，那个活到九十大几却从不认命的执拗老太太，像极了阿太，向死而生，活得异常坚韧。

读蔡崇达的新书《命运》，是在近期看完他的访谈后。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满脸沟壑的睿智老者，不曾想，人家不过八零后，憨憨厚厚，略显腼腆，和我想的实在不一样。但只要他打开话匣，你就会立马感叹，嘿，人如其文。那是一种被岁月历练过后才会有深邃，就像扎进泥土的大树，只会暗自生长，当你能够看到枝繁叶茂时，其实它已吹过夏天的风，见过冬天的雪。

他介绍他的新书，说是写阿太的一生，他说，其实人间不过是天上的人来了，天上的人又回天上去了，他要阿太留在书里，这样，他才能随时找到她。我在屏幕前突然泪崩，顺手下了一单。

必须得承认，若在十年前，我读《命运》一定没有如今这般共情，只当不过是别人的故事，一读了之。又或者，倘若再过十年回头重读，可能又更增对生活、对生命的不同感悟。没有人能具体描述命运的模样是像花儿一样的盛开，还是像大海那般奔腾，虽说不清怎样，但大家都在各自的空间各自用力地活着，不是吗？读《命运》，像在读自己。

他写，阿太活到九十九，将“死”看得淡然，每每念叨起来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是的，文中阿太自己可能也没料到，她将送走一批一批曾和自己同坐在村前冬日晒太阳的老伙伴们，又将送走自己的妹妹与所有子女才会离开。她与命运纠缠了一辈子，也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，最终却将命运视为己出。无论此生如何多舛，她统统能够笑着应对。阿太，以及阿太的那一辈人，活着，似乎都怀揣着某种信念，有人甘心臣服于命运，有人从不信命，信与不信，其实都是一种信仰。显然，阿太属于后者，永远会在命运的缝隙里寻得几丝光明，永远坚信生活会好起来。

15岁那年，阿太的母亲带阿太去看神婆，神婆说，她将无子无孙无儿送终。但后来，却将她许给自己儿子。阿太不解，神婆笑道，你注定无儿无女，但我儿子命里有啊。读此段时，也是不解其中暗藏些什么玄机，不过懂得，故事的推进通常不会按常理出牌，亦如人生。果然，接下来的篇章似有柳暗花明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先是逃荒过来的一家送来男孩“北来”，后是与亲生父母失散的“西来”自己上门认母，最后，还捡到小儿麻痹症的女婴百花，也就是作者蔡崇达的外婆。婚后多年未曾能够生育一儿半女的阿太，终于有了两儿一女，而此时，阿太的丈夫神婆的儿子杨万流因出海讨生杳无音讯。没有人知道阿太是如何熬过那些岁月，但所有人不曾看到阿太沮丧的一面，她全心待着三个没有血缘的孩子，即使家里只剩地瓜，那也是热腾腾的大锅煮着端出。神婆也说，他们都是神明送过来的孩子，理应善待。

天佑好生之德，阿太身边的人几乎都对阿太报以最大的善意，婆婆自始至终都会站在阿太的立场给予最大呵护，丈夫后来发迹于马来西亚却始终惦念故人，妹妹知晓她不能生育让自己的儿子唤她阿妈，就连班主任自尽前也将她托付给自己的堂弟照顾……所有人，就像神明遣派过来弥补她今生的某种缺憾。其实哪有什么神明，不过是好人有好报，才会赢过命运，做了自己的主人。我想，这也是蔡崇达写阿太的本意，神明在心中，我们每个人都自己的神明。

整本书以回忆为主，分五个章节，“层层浪”“海上土”“田里花”“厝中佛”“天顶孔”，随着阿太的一生层层递进。也曾是花样年华的她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，懂得世间种种不易，才会对生命如此波澜不惊，坦然无畏。某种意义上，阿太是我偶像，豁达，通透，勤勉，良善。

蔡崇达一定是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来写这本书的，全篇并无煽情，他只是用最真诚的笔法与我们述说了阿太的一生，他将所有的情绪全部抛给读者，任由我们在读着这些故事时时而悲怆落泪，时而会心一笑，即使全部读完也还会意犹未尽，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底。

阿太去了天上，活着的人依然活着。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该怎样活，大家不过都是倾尽一生来寻求真正的答案。用力活，好好活，像阿太那样，即使命运施出魔咒，也要努力打破。所有人的灵魂上都会有伤口，但能够治愈好它的，从来都不会是别人。蔡崇达写，生而为人，有共同可知的不易。那么，还害怕什么，如若命运给我一枪，那我要设法还它一颗糖，不行，两颗。谢谢蔡崇达，谢谢《命运》，这是这个冬天最好的阅读体验。

余热生辉续华章

□徐速

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南通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志》用100万字洋洋洒洒地记载了南通老科协事业40年的辉煌历程和工作成果，颂扬了全市数万老科技工作者的奉献精神，是南通市地方文史书籍库中又一部集思想、史料、教育为一体的史志专著。

南通市老科协的诞生，诠释了南通人“敢为人先”的可贵品质。1982年，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，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，12月20日，南通老科协应运而生。初生的她，显得有点羸弱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，她迅速成长。作为全国第二家成立的老科技工作者组织，她是1989年成立中国退（离）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（中国老科协前身）的发起单位之一和该联合会第一批会员单位。如今，已有17个分会，8个团体会员，会员总数12389人，其中高级职称2245人。乡镇、街道分会实现全覆盖。成为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联系老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。

以“有为”求“有位”，这是南通老科协的定位。40年来，老科协在着力抓好以“两个助力”（助力乡村振兴、助力企业创新创业）为重点的科技服务，调研献策为重点的决策咨询，围绕政府实事项目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重点的科普宣传，争取党政支持为重点的环境打造，春节慰问为重点的关爱行动等方面，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为助力

南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，多项工作有影响、有创新、有突破，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和鼓励。2013年、2014年分别荣获中国老科协万名科技专家讲科普活动二等奖、一等奖；联合市委组织部结对帮扶大学生村官工作“五个一”的做法，受到中国老科协陈至立会长重要批示，列入中国老科协年度工作要点；创立的老年科技大学是全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；每年提交的建言献策获得市以上领导批示的数量多年全省第一；2019年市老科协荣获“中国老科协突出贡献奖”，是省老科协设置该奖项以来全部获得该奖项的省辖市老科协。会长顾裕岳和如东县老科协协会会长蔡瑞平，分别于2020年和2022年荣获“中国老科协突出贡献奖”（全国每次仅10人）。沈瑞芬、张克诚、刘长城等9人分别获中国老科协奖、中国老科协先进个人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，古人的诗意抒情，是现今南通老科协工作者精神风貌最贴近不过的描摹。如东县老科协蔡瑞平、丁晓林、葛加军等专家扶持的江苏劲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的“复合地基理论、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”项目，于201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

乡村在梦中

□秦莉萍

我走在小河边，河水中青苔缓缓飘动。许多小鱼小虾欢快地游来游去，慢慢靠近沉在水底的鳃篓子。有些已经在开始啃食饭粒，我慢悠悠把鳃篓子提出水面，但总提不起来。忽而，又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菜地，一棵棵白菜犹如一个个挂满风霜的战士，列队站好，刚准备操刀砍白菜，看见旁边的萝卜地，于是，丢了刀，去拔萝卜，拔呀拔，却一个都没拔起来，一着急，梦醒了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梦境。以至每次回到乡下父母家，我都要去菜地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。有时因工作需要到他乡，看见清澈的河水，潺潺的溪流，一块块菜地，以及乡村的任何物件，我都在搜索着什么。

直到遇见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这是一本触及灵魂的书，书中的每个人，每个微小生命，每一粒尘土，每一根木头，哪怕是一场风，都有自己的灵魂，都有独自的黑夜和黎明。

黄沙梁，是刘亮程笔下村庄的名字。开篇首页上，他写：我的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，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么高远，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远。风有多大呢？七级？八级？还是十级？一粒尘土你能看见么？天上的星星能看见，有多高？一年四季能感知，一村庄人，从生到死，得经历多少轮回？

每一个文学爱好者，都有过写乡村的经历。刘亮程是村庄的儿子，他洞悉

村庄的一切。他写狗，“尽管一条老狗的见识，肯定会让一个走遍天下的人吃惊。狗却不会像人，年轻时咬出点名气，老了便可坐享其成。这时的狗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世界已拿它没办法，只好撒手，交给时间和命。”写猫，写起一只黑猫，本来由于对人的信任，黑猫停下来，“这时我才意识到提在手中的镰刀。黑猫刚才一直盯着我的手，它显然不信任我了。它知道它在村里干的那些事。村里人不会饶它”，它瞄准人类的狡猾和残忍，本能地逃跑。写驴，“对驴来说，你的一生无胜利可言，当然也不存在遗憾。你活得不如人时，看看身边的驴，也就好过多了。”写马，“马肯定有它自己的事情，马来世上，肯定不仅是给人拉车当坐骑。”马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盯着你，它做了一辈子牲口，是不是后悔了，开始揣摩人。“人把它们叫牲口，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。”

我为这种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而着迷。他与其他动物换位思考，从它们的角度去陈述。写人，熟悉的不熟悉的，写房子，他津津有味写荒废了不少时光的那些老房子，那些院门、土墙、墙边的树。写土地，这片土地上的东西已经不多，树、牲畜、野生动物、人、草地，少一个“我”便能察觉到。“我”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再少下去。刘亮程就是这么自信。

“在这个村庄里，人可以再少几人，再走掉一些。那些树却不能再少了。那

些鸟与虫鸣再不能没有。”透着一种凄凉，一种现实的无奈。有村庄的地方，就有人，有的人的地方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都是自然现象，而那些除人以外的物象，仿若同人一样，有了灵魂，让人牵念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乡村，乡村里的猫、狗、牛、老树以及土地等等，都是我们熟悉的，何曾没人怀念？却只能怀念而已。刘亮程说，他是村庄最闲的人，可我却觉得他是村庄最忙的人。他深入村庄，与村庄融为一体，他在这个村庄，提前过完了他的一生，他笔下的村庄，似乎赋予了生命，他不假思索就能倒出每一样事物背后的故事，他能对花微笑，能听懂风声虫语，看懂白天黑夜，他叙述所带来的美感远远超越了现实，震撼了阅读此书

的每一个人。再回到我所在的乡村时，我带着刘亮程触及灵魂的目光观察乡村的一切事物，猫还是那猫，狗还是那狗。短短数月，一条六车道的宽阔公路已修好，正待被使用。而离公路不远的路边，几栋楼房赫然矗立着，已面目全非。相隔不远的几栋小楼，楼前堆满家什物资。满地都是。一位老者坐在一把木椅上，吧嗒抽着烟，茫然望着一切。一只猫蜷曲在老者身旁。

少时的玩伴，秃的秃，老的老。皱纹，老年斑，满头的白发，变形的身材，弯曲的背影，曾经的家园，正在慢慢被吞噬，渐渐城市化。乡村，已渐行渐远。

新书架



《梅西传奇》
张佳玮 湖南文艺出版社

2022年，梅西帮助阿根廷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和欧美杯冠军，个人再度荣膺世界杯金球奖。2021年夏天，梅西被迫离开出道一直效力的巴萨转投大巴黎，让梅西的足球生涯增添了更为传奇的味道。除了在足坛留下的一系列传奇的数据外，梅西展现的体育精神更是被球迷津津乐道。



《天命如何转移》
杨念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指出，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“正统观”。清朝以前的“正统论”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，清朝则建立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，与其“二元理政”的治理模式相互融合。而“大一统”正是正统观的首义，是王者获取“正统性”的思想与实践基础。



《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》
铁爱花 新星出版社

上篇探讨宋儒凭借阴阳学说，诠释和建构理想性别秩序的过程；越轨法律和旌表制度对性别秩序的规范；士人舆论、乡评、家庭对女性的规范、教化与期许。下篇考察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面貌：她们对公领域的参与；她们的阅读、休闲和交友聚会；以及多元的夫妻关系和妻妾关系模式。



《心理医生的故事盒子》
[阿根廷]豪尔赫·布卡伊 万卷出版公司

德米安是个焦虑而迷茫的年轻人，他找到完形学派的心理治疗师豪尔赫。每次见面，豪尔赫都会给德米安讲一个故事。这些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丰富哲理的故事，解答了年轻人的各种疑惑，减轻了他的焦虑和恐惧，让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。

让人焦虑的“全民阅读”

□杨涛

最近关注了几个地方“书房”里的阅读情况。

10月中旬一天下午4点，某县城一“24小时书房”。我那天因为身上没有证件，所以不能进入。书房不大，站在门口便能把里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：一个管理人员在低头整理着什么；读者两人，大人小孩各一，小孩在看绘本，大人在看手机。

10月下旬某天下午五点半，市区一图书馆。该馆分南、北两馆，南馆大门紧闭，北馆的门开着，架上图书累累，品类齐全。经询问，知市图书馆借书证可通用，可堂读，也可借阅。馆内有7人：工作人员一人，读者6人。我沿着书架浏览，想了解一下这里有没有自己想读的书，“顺便”就近看看另五位读者在干什么。但见5位读者各据一隅，都在专注地看、玩手机，案上并无图书。出门时我留心了一下门口桌上疫情防控登记簿，当天进馆读者不足20人。

11月上旬某天上午10点，市区某风景区一书房。书房东侧为居民区，西侧为风景区。书房大门紧闭，锁上落满了灰。从窗口往里探望，见有多张椅子反扣在书桌上，推测这个书房至少已有数月无人进出。

前两个“书房”应该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，第三个书房应该是享受政府补贴的。去年有一段时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经常去一区文化中心办事，每次去都要经过区图书馆。有时在走道或电梯口会遇到一两个前来借书或还书的读者。宽敞、整洁、设施一流的阅览室里则从没见过有读者。疫情之前有一个暑假，去一县图书馆，见阅览室里坐满了人，绝大多数是中小學生，埋头做作业，也有玩手机的，偶尔也夹有一两个

翻阅报刊的老者。馆长略显无奈地说：“明知他们都是来蹭空调的，也得热情服务。再说，总比冷清无人的好。”

以上所见所闻也许只是“地域性”的，11月中旬的一次所遇则应该算是“全国性”的了。那天下午5点20分左右，我走进庐山新华书店。书店位于牯岭上一个热闹的街区。在这里设立一家书店，而且是国营的新华书店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店里有一男一女在说话，顾客就我一个。我挑了5本书，201元。我说能不能就200元？答说不能。我说能手机支付吗？答说也不行，因为今天已经结账了。那天我幸好带了300元现金，于是找了我99元零票。我随口问：“你们这里一天的码洋能有多少？平均。”年长一点的女店员脸一红。无人回答。我又说：“我无他意，只是想了解一下。”脸红的那个女店员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一天三四百元吧。这不，现在不正是淡季吗？”“要是没有疫情，譬如黄金周呢？”“有一千二三。”我颇为吃惊，原以为像这样的店，要在旺季一天下来至少得有一万多元。

没有人买书，当然也就少有人读书了。为什么要说这次所遇是“全国性”的？因为庐山是名扬天下的风景区，来来往往的游客中定然有“海量”受过中等教育者。譬如我们这个采风团，二十几个人，不就不个个都是“文化人”吗？我国全民阅读情况这些年一直不够理想，各级政府为此花费巨资，采用了多种办法去提振居民的阅读热情，可是“久提不升”。许多实体书店关门大吉，有的不得不走“多种经营”的路子，也有紧缩营业面积，匀出场地出租，以补贴营收的不足。

有人说现代人读书是时代“通

病”，因为现代科技带给我们太多的便利，所以不必大惊小怪。事实真是这样吗？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不必读书的时代了？假如对人们在电子产品上阅读的内容进行一下统计和分析，恐怕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：我们必须尽快形成一个健康阅读的风气，唤醒良知，拯救自己。

有人说根源在于当今吸引人的作品少了，作家们写不出既贴近市民，又能深刻剖析社会的作品了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也变得急功近利、甘于粗鄙平庸，甘于被侏儒化呢？

有人说说是现在的“书商”们不懂得销售，所以好书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。这种观点也不能服人。现在的图书销售手段五花八门，晋朝《三都赋》作者左思“傍名人”的做法，明代俞安期“贼喊捉贼”的手法，明代余象斗“蹭热点”的销售法，在今天的“书商”眼里，都不过是“小儿科”而已。

也有人说是当代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起了变化。这一点我同意。说得再通俗一点，就是人心变了。我们中的许多人已变得短视和肤浅，沦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目的变了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，不是为了使人生变得美好，而是为了升学、国考，所以“考试书”之外的书不必读也不想读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：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。”今天仍振聋发聩。

